

古 本 大 學

附 王 陽 明  
大 學 問

古本大學序

王文成公全書卷七  
正德戊寅作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

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繕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

致知焉盡矣

大學

宋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  
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其澳菉竹猗猗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  
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  
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  
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諢

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  
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緇蠻黃鳥止  
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  
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

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償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

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  
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  
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  
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  
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  
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謬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  
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  
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  
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  
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  
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  
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  
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  
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  
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  
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  
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  
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  
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

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吉本大學

十二

吉本大學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

有惄惄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鬱竦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艸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艸木而爲一體也艸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

物凡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

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艸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

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

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

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旣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間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

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旣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

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

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眞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眞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眞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

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旣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旣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

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旣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

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

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  
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  
旣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其學之士盡  
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賚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  
尙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旣沒音容日遠  
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爲徑超頓悟  
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  
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  
義簡略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  
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

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大學問



昭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行  
昭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再刷

古本大學

定價金貳拾錢



發行者兼  
田中慶太郎

東京市本鄉區本鄉二丁目二番地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一丁目三十四番地

尾藤光之介

印刷所  
株式會社開明堂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二丁目三十四番地

發行所  
東京市本鄉二丁目二番地  
文求堂書店

電話小石川(85)四八〇番  
振替口座東京二一八番

